

梅芳柳青依依情

□宋殿儒

春的最佳写照。初春二月正是春回与凌寒并存的时节。而这时一岸杨柳却先人一步翠出了春的一袭消息，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啊！作者运用拟人和反衬的手法，讴歌杨柳品格的同时也极大地抒发了二月春风般的惬意情怀。究竟是二月春风“剪成”了杨柳，还是杨柳舞动了春风？诗人点到为止，为读者留下了满是春风荡漾的颂歌世界。

折枝相望灞桥头，双泪悲送千古心。说的是古人在京都官道的灞桥柳岸上折柳送别亲友的情景，古人所说的杨柳实指为柳。柳树是种知春而易栽的树种。古人在送别亲友时，难舍难分之下，就清高地折一段柳枝送于亲友。一是有意送一路春风般的祝愿，二是把自己的一片切腹之寄托给柳枝，希望彼此的情谊像柳枝一样能在异地生根发芽。

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其中折柳送别就是一个铁的见证。古人讲就高雅清正，简约而厚重的礼尚往来。唾弃那些腐朽的物质欲望，与现今的一些腐败物欲文化是截然不同。

宋代辛弃疾的一首《菩萨蛮·送祐

之弟归浮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无情最是江头柳，长条折尽还依旧。木叶下平湖，雁来书有无。

雁无书尚可，妙语凭谁和。风雨断肠时，小山生桂枝。”

辛弃疾是宋朝主张抗金，与朝政不和的词人。一腔报国忧民之心，在那暗淡无光的当朝只能以诗词来抒发心中忧愤。该词借折柳送别抒发了自己对亲人和朋友的不舍与缅怀。并且也强烈地抒发了对朝政的不满情绪。诗人开句说“无情”，其实是借杨柳反说亲朋之间深厚的情谊。也许岸边的柳枝都被离人折尽，而柳树仍然在风雨中站定，生出新枝，等待新的离人折别……别离是无期的，而情谊是无损的。因为离人会拿此岸的柳枝，栽活彼岸的柳树。情谊赋予杨柳枝，他乡异地弄春风。离人在彼此之间，也会睹柳思念往日的深情厚谊。虽然离人天涯会杳无音信，然而春风夏雨中的杨柳会传递他们彼此的念想和依恋。人为情所系，柳为情生枝。有情扶杨柳，无情柳自伤。从古到今，人们都崇尚杨柳这个情种信物。特别是在古人那里，若没有“为伊赋春秋”的杨柳岸，不敢想

象，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之情该借什么释怀……

《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也传递是睹柳思亲的情景。

《采薇》一诗是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在归途中看到春风荡漾的翠柳，而忽而所思所想。然而在那九死一生归来之际，看到了曾经杨柳依依的美好景象，难免痛定思痛，加之归途艰难，又饥又渴，怎不悲从中来！该诗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重情重义的民族必然也是个容易伤感和感怀的民族。在我们数千年的诗意密码中，不难找到维系情感的杨柳。人类的心田有时候可以被荒漠，而情感世界的那岸杨柳却永远会站在春风里守候。既是被柳永的《雨霖铃》伤成一抹秋黄的“晓风残月”“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那也要逾越残冬成春歌……

但愿人长久，彼岸有柳青。执手扶梅去，满目中华情。

矿山春色已渐浓

□杨勤华

年一过，春天的气息便再也挡不住了，纵然在深山里的矿山，春意也已蹒跚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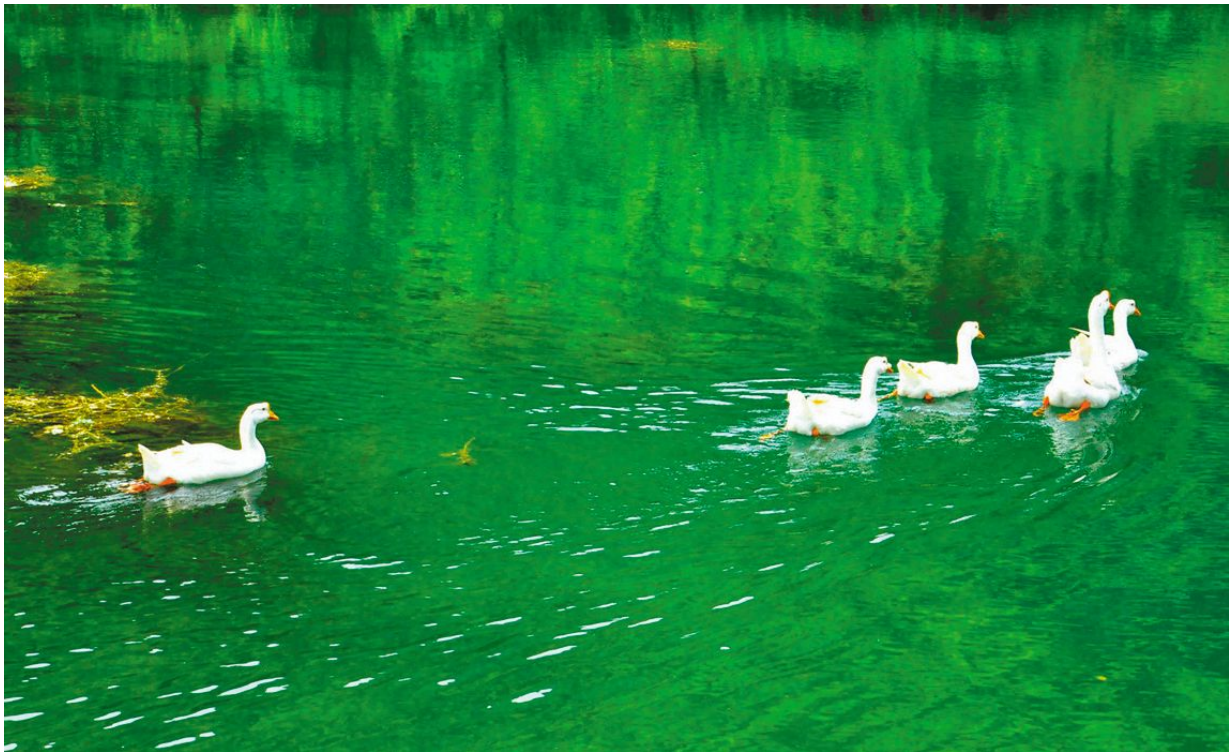
最早感受到春天的是井下矿工，蕴藏在地层深处的地气在汨汨地涌动，带着水汽将干燥多时的巷道湿润，风儿是地气的情侣，相互缠绕着，相互追逐着，在各个巷道中缠绵绵绵，唧唧我我，惹得矿工们眼红、耳热、心跳。

矿山公园里的梅林也已知春天来了。刚刚地，腊梅和红梅悄悄地将军冬送走了，又急不可待地迎来了早春，绽放在枝头上的腊梅晶莹得有些耀人眼目，将香气弥漫到整个公园里，远远地就能嗅到，只要嗅上一口就会让你感到是春天的气息。红梅也不再含蓄，争先恐后地绽放，将园林点缀得一片喜气。矿山的少男、少女被梅花的芳香和艳丽吸引来了，穿梭在花丛中，与花儿媲美——此时此刻，到底是花美，还是人更美，又有谁能分得清楚？！

都说春天是青年人的季节，可不是么，年轻的矿工青春勃发，一举手，一投足，都挥动着春的韵味。有那着一身工装的青年女矿工，正斜倚在香樟树下，低低的吟诵袁枚的《春风》诗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嘘——，春风就在女工的咏诵中悠悠地拂面而来了，吹散了女工的头发表，也吹乱了她心中的那泓清澈的湖水，还有脚下柔黄的草地亦被吹绿，与井架遥相呼应的马鞍山凹里的雾气更被吹得没有了踪迹。头戴矿帽的小伙从罐笼中欢快地走了出来，朝阳下一脸的光辉，举起双手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甩开步子扯起嗓子唱起了“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唱着唱着，天上的白云飘走了，道路两旁的蒲公英开放了，等待他的那个清纯少女从香樟林中走了出来……

谁说春天只属于年轻人的呢？老矿工们有些不服气，他们骄傲地说：“春天也属于我们！”不信？不妨问一问咱矿道路两旁的香樟和棕榈，就是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是我们栽种下了它们，如今，它们早已长成绿色一片。还可以问一问高耸的主、副井架，也是在那个早春，我们参与了试生产的联动试车，从此，矿山迈上了发展的正轨。倘若不信，也可以问一问那条从地表连接到井下的斜坡道，是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驾驶着崭新的进口铲运机从这里驶向了井下并展开第一次出矿，那时，我们的脸上绽满了青春的得意。哦，对了，还有那条延伸在深山里的尾矿管线，就是在春天里我们历经了无数艰难将它建成，伴随着映山红的绽放，尾矿管线全面贯通，终于，我们的脸上洋溢出成功的喜悦……我们将青春都交给了鲜花盛开的春天，这是一个多么浪漫而又美好的季节，我们对辛劳的付出从没有过后悔。

是啊！矿山的春天，是所有矿工的春天，有姹紫嫣红的美丽，有像花儿一样灿烂的笑脸，有明媚的阳光，有料峭的春雨，有火热的情怀，有愈来愈浓的诗情画意，有洋溢在矿工眼里的欢喜和浸润到心底里的甜蜜。



铜官山

春水

盛利者摄

天井，徽州女人的洞天幽

□詹敬鹏

天井，徽州的一绝，也是徽州给我的第一印象。

地处安徽皖南山区的徽州，以徽商闻名遐迩。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有中国画里乡村，奇特的牛形村落，宏村，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有世界十大风景名胜之一的黄山，而更令我震撼的是徽州天井。

走进徽州，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每个村落，都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老宅子。这些老宅子大多数是高墙、深院、重门、窄窗。走进老宅，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屋内阴森森的，有点可怕。据我从家居绩溪、祁门的老战友那里了解到，古徽州的男人们大多数外出经商，家中皆是妇孺，为了安全起见，经商回来的男人们才如此修建。整个老宅子是封闭的，只有一个天井，与天相通，与地相连。

别看老宅子的天井，在我国的建筑史上学问可大啦。天井的大小、宽窄，完全根据房屋的大小和高矮而定。有正方形，有长方形，还有长条形。在一个村落，要算祠堂的天井最大。当我们走进绩溪龙川胡氏祠

堂老宅，最先看到的是从天井中洒下的阳光，一缕一缕的，让祠堂老宅充满着生机。我站在被誉为江南第一祠的天井中间，抬头看那上顶苍穹，蓝天白云，刺眼的阳光，再下俯地面，被雨水冲刷得斑斑累累的石条。这使我体会到悬之于空的天井，确实给现代人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

天井的构造很有讲究，可以说这是徽州人的一个创造。一座老宅，有很多天井。正堂有，厨房也有，左边较大的侧厢房，也有紧挨着墙壁的小天井。这大大小小的天井，其间融入了整个徽州人的生活哲理和美好向往。

虽说我十次来到徽州，但没有在这老宅歇过夜，不知天井在夜里给人的感觉如何。我也没有在雨季里来观赏徽州的老宅，也不能在雨天里体验老宅的雨味。但我在想，这么偌大的老宅，住着两三个人，家中皆是妇孺，夜晚一定是孤零零、凄凉凉的感觉。无疑，老宅里，再好的

有感于年味的逐渐淡去

□盛叶彬

时光飞快，转眼间，鸡年春节又要离我们而去。上班族又是如时如期的上班工作，外出打工人们的在经过短暂的喜悦团聚后，也是依依惜别家人和朋友，踏上奔向远方的旅程。春节的号召力犹如一阵强烈的飓风将人们暂时的卷笼在一起后，又迅速地把大家吹散开来。

于是人们便四下里感叹起来，这其中，除我们共同收获佳节的祝福和欢乐外，余下的便是诸多的一片感伤了，有感叹于时光匆匆假期太短的，有感伤于鞍马劳顿旅途疲惫的，也有感慨于人情世故不堪重负的，类似种种，不一而足。但笔者听到不少且感同身受的议题却是现在年味的逐渐淡去了。

在大多数看来，年味确实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在不断的淡化，过去那些只有在过年时才有的诸多活动，已经被淡化或被省略、替代了去，不变的只有对联还是红红的张贴在各家各户的门上，向人们传递着一声声祝福和欢乐。而过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种春节除旧迎

新的景象却在渐渐成为历史，家家户户“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情景，也在因人们的“三高”等诸多原因在情情的改变了形式。

笔者生长于农村，后参加工作在城里立户，对年味的感受是颇多的。小时候，我清楚的记得，一般到腊八，随着诸多农村人家的嫁女娶媳，节日里的气氛便自然的生成。及至腊月二十以后，每家每户便更是忙的不可开交了，人们或打年糕、磨豆腐置办年货，或炒花生、做米糖糕做新衣，而宰杀年猪鸡鸭更是将年味逐渐的推向高潮。再加上三十的对联灯笼及声声爆竹，以及年初一开始家家户户的互访拜年和人们的欢声笑语，将年味活脱脱的描写开来。小时候我就喜欢过年，因家境贫寒平时难以品尝的肉肉美食，可以在过年得以放量的享受；平时淘气的受骂挨打在过年时是烟消云散。而一件件新衣，一双双新鞋，更是只有在过年时才可得到的奢望。时隔四十余载，儿时对年的期盼至今记忆犹新。

明月夜晚，没有男人，也难以拨动徽州女人青春的心扉。这天井，可以让徽州男人跃出天外。然而，这天井，却是徽州女人无法逾越的“天牢”。

天井，还是老宅采光的最主要的构造。正是这个原因，一般来说，推开老宅厚厚的大门，三方为走廊，上方为客厅。客厅比较大，在徽州被称作“明堂”。于是，在这里，又有“四水归明堂”之说。意思是讲，让上天飘荡而下的一切充满灵性的东西都归于老宅。这大概是古徽州人对生活中的一种期待吧。

白天，沐浴着天井照射下来的阳光；夜晚，身披着天井洒落下来的月光；雨季，孤独地听着天井飘落下来的细细雨声。

天井，是徽州女人的洞天幽境，胜似城市的通道，便于平常女人徘徊徜徉，有一种安全感。同时，天井又关闭着徽州女人的一切，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老宅。这就是古徽州女人守护着“深不可测”的天井，而虚度过自己的一生。

走出老宅，我又回首再看天井一眼，心灵真的受到一次最强烈的震撼。天井，这既是中国徽州一个独特的名字，更是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留在古徽州的历史见证。

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的进步，儿时的年味逐渐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种形式和符号了。特别是近些年的每逢过年，除了依旧回家看望父母亲友或短信拜年，更多年的元素便难以找寻或体现了，一时也曾陡生出许多感慨甚至感伤来。但转而一想，年味的逐渐淡去也未必都是渐渐坏事的，恰恰相反，有的则是因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和人们素质的提高而成为的一种自然。是啊，物质条件的大大改善，人们年终的诸多忙碌可以省去了，市场里丰富的年货可以让你随时按需带回家；人们对蓝天碧水的渴望和需求，自然让烟花爆竹逐渐退出了往日里那绚丽多彩的市场。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远在天边，但又似近在咫尺；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提高，使得曾经在过年时的诸多陋习被抛弃或淡化。

但年味的逐渐淡化也滋生出诸多其它的陋习甚至恶习来。于是乎大家的感情交流少了，人情味淡了，年味自然也在从中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了去，这恐怕才是大家感到年味逐渐少了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但不论时代怎么发展，愚以为，年味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完全缺失的，那些代表年味的一些元素我们必须保持并发扬下去，否则，最终不是年味淡了，而是人情味没了，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初春雪韵（组诗）

□于佳琪

春雪之舞

一场盛大的雪舞
蕴藏于季节的枝头
在一个无风的夜晚
花开的声音打破了三月的
寂静

季节的手势起伏着
渴望被一场雪的抚摸
一场盛大的花事
揭开了春天的序幕

沉默或者欣喜
心情与初春的雪花
一起飞舞
这些随季节迁徙的语言
随风抒发

春雪之歌

一些灵动的诗句
穿梭在季节的枝头
多少美妙的音符
塞满了季节的耳朵

春雪飘舞的日子里
所有的眼睛都在闪烁着
清亮与欣喜
那些偎依于雪之怀抱的生命
正酝酿着春的合唱

一场春雪
飘舞在三月的舞台
多少圣洁的灵魂舞圆了春宵
谁看见那些清浅的梦
始终不肯落入尘埃

春雪之情

在季节的变换中跋涉
踏着朵朵梅红
以纯净圣洁的神来之笔
将春天的画卷涂抹

多少事物正期待的心情
渴望这些时光之露的抚摸
让生命与爱情在岁月的枝头
开出真实的花朵

默默伫立于飘舞的春雪中
与这些迎面而来的雪做一次
促膝的交谈
敬仰的心从一片雪开始
看看那些畅行于季节的春风
是怎样将你润化于泥土

春雪之梦

你的每一声轻叹
雪花般纯洁了我的情感
谁能阻止一场春雪的退路
将红与绿
或者白与黑
从生活中截然分开

阳光在雪后分外明亮
却如何一边耀眼着一边流泪
多少次在梦中寻找你的身影
我的灵魂不再孤寂
放飞自己的遐想与诗情
灿烂这个如梦的季节
风雪中我在默默等待
花开的消息

春天的诗行

□紫慕

雪花凋落的叹息
沿着南山的风
亮一朵花 在那里

柴门已经打开
桃花 临水张望
忽略烟柳 红鲤
与一朵莲花的心事对望

一些陈旧的事物
抖落满身尘土
雨花
老街
青石上吹起喇叭

唤醒那个美人
纵情歌唱

对岸
竹排摇晃
走失已久的故事
和着流水
飘荡在童年的牧场

少年
用一弯柔情的目光
吹响一句春天的诗行
轻轻 轻轻
落满大地的胸膛

金鸡报晓送吉祥

□卢海娟

那些在乡路上大摇大摆来去自如的禽畜之中，我最爱的还是鸡，无论公鸡母鸡，全都姿态优雅步履昂扬，即便要在土里刨食，也刨得坦然，刨得专注，刨得理所当然，绝不会有一点猥琐的样子。

乡下人说，没有鸡狗不成家，鸡和狗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族成员——如果薄暮里没有炊烟袅袅，如果庭院里没有鸡鸣犬吠，如果炕头上没有孩子哭老婆叫，乡村，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清晨，雄鸡高唱，艳阳升起，农妇洒扫庭院，农夫下田耕耘，孩童吵吵嚷嚷蹦蹦跳跳去上学，雄鸡也带着一群母鸡开始了一天的新生活。被称为“老袍子”的鸡妈妈则带着绒球一样的鸡雏到处觅食，鸡雏啾啾的鸣叫就是最暖心的音乐；年轻的母鸡生下了第一只蛋，咯咯哒——咯咯哒——它们羞红了脸为自己的蛋高唱凯歌。

雄鸡双目炯炯，高高的鸡冠，挺拔的身躯，有时金鸡独立，有时昂首阔步，其姿态真是神气十足。一只大公鸡，之所以活得如此傲娇，如此贵族气，是因为人家身世不凡，《春秋远斗枢》谓“玉衡星散为鸡”，原来鸡的老祖宗是天上的星宿，叫做玉衡星。古代的神仙故事里，连鸡狗也带到了云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鸡是来自上方的仙客，鸡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飞禽，难怪，鸡会如此气质不凡。

在古代，鸡一直被当作吉祥物。《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云：“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不研读之为言佳者也，佳而起为人期，莫宝也。”《花镜》则有“雄能角胜，且能辟邪。”之说，相传，古代尧帝在位时，常有恶虎、毒虫害人。有人献给尧帝一种叫“重明鸟”的鸟，它疾恶如仇，能奋力翻飞，展喙扬爪，专门搏逐猛兽毒虫，人们把这

种鸟视为鸡中之王。

连我们春节时贴春联的风俗也和鸡有关。郭璞《玄中记》中记载：东海里有座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三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上有一天鸡，每当日出照到这棵桃树时，天鸡就开始鸣叫，天下的公鸡也都随着它一起鸣叫。桃树下有两位神将，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这两个神的名字有特别的念法，神荼要念伸舒，郁垒要念郁律。“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熬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家中，盖遗象也。”《山海经》对此传说也有记载，说是桃树上住了好多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想出门就得经过这扇鬼门。天帝怕鬼怪下山到人间作祟，派神将把守，两员神将专门监察鬼怪的行为。发现哪个鬼怪为非作歹，便用草绳捆起来送去喂老虎。此后，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了鬼怪桃木之说。于是，那时候，人们每逢过年，便用两块桃木刻上神荼、郁垒的像或写上他俩的名字，挂在门的两边，叫做桃符，中间插上公鸡的羽毛，以示驱灾压邪。后来，桃符演变成春联，插鸡毛的风俗也变成了贴“福”字了。

鸡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之不可替代，从远古到如今一直如此。《韩诗外传》说：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距强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时不失者，信也。”能做到“文、武、勇、仁、信”连人也要望尘莫及了。

寒冬时节，在乡下，黄昏时，鸡们一字排开，栖息在草屋的窗台上，夕阳打在它们金黄的羽毛上，让它们充满了美妙的色彩。鸡们不研读自己的历史，它们整天悠闲地“嘎——嘎——”唱着歌，漫不经心地梳理羽毛，有条不紊地在雪地上写鸡爪文。因为有了鸡的存在，母亲的爱有了寄托，晦暗的乡村有了色彩，简单的心有了盼望，源源不断的乡愁有了方向……